

汪亦萍：徽剧非遗传承忙

江志伟

黄山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

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徽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山市徽剧研究中心的国家二级演员汪亦萍，是一位将京、徽剧艺术植入自己的血液、融入自己生命的艺术家。从艺30年来，她不但在京、徽剧演出、研究中作出较大的贡献，而且还将京、徽剧演到国门之外、传进校园社区，并大声喊出“将京剧、徽剧进行到底”的艺术强音。

先听亦萍说徽剧

让我们先听汪亦萍说说徽剧，然后再走近她的舞台。她说：

在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徽剧这一传统戏曲项目的入选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因为它不但是有着300年历史的地方剧种，而且还孕育了我国的国剧——京剧，因而有着“京剧之源”的美称；甚至连中国南北几十种地方戏曲剧种，如江西的赣剧、广东的粤剧、云南的滇剧等，都受到它不同程度的影响。

徽剧，渊源于明代古徽州的“徽州腔”和池州的“池州腔”

合成的“徽池雅调”。明朝嘉靖年间，江西弋阳腔流传到安徽青阳、贵池、徽州一带，与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曲调相结合，创成了新腔，即青阳腔；青阳腔又受到民间山歌小调和昆曲的影响，长期发衍而成今天的包含有9类声腔的大剧种——徽剧。因此，徽剧的徽，既是“安徽”的“徽”，更是“徽州”的“徽”。



汪亦萍剧照

徽剧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事情，就是“四大徽班”进京，孕育并诞生了京剧。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由徽商扶持的徽剧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与春台班，为给乾隆皇帝庆祝80大寿，相继进京演出，大受北京观众的欢迎，并很快成为北京剧坛的主流。徽剧进京不久，汉剧也进了京，以二簧为主的徽剧又从汉剧中吸收了西皮，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自己的声腔。从此，徽剧在北方扎下了根子，逐渐吸收了北方的“京腔”，其高腔与北方语言结合起来，发展成了皮、簧兼备的京剧。对徽剧表演艺术有突出贡献的老艺人、三庆班班主程长庚，也因此成为京剧的开山鼻祖。

徽剧的剧目很多，据解放初部分老艺人回忆，徽剧共有传统剧目1404个，当时收集到的手抄剧本即有753个（现存安徽省徽剧团）。徽剧的代表性剧目有：徽昆剧目《七擒孟获》、《八阵图》、《八达岭》、《英雄义》、《白鹿血》等；昆弋腔剧目有《昭君出塞》、《贵妃醉酒》、《芦花絮》等；吹腔、拨子剧目有《千里驹》、《双合印》、《凤凰山》、《淤泥河》等；西皮剧目有《战樊城》、《让成都》等；皮簧剧目有《龙虎斗》、《反昭关》、《宇宙峰》、《花田错》等；花腔小调剧目有《李大打更》、《探

亲相骂》等。

徽剧的音乐唱腔以吹腔、拨子为主要声腔，另有青阳腔、四平腔、徽昆、昆弋腔、二簧、西皮及花腔小调9类声腔。徽剧的曲牌十分丰富，共有100余种，目前经常演出使用的有50多种。其特点是：滚白滚唱，不仅让戏曲中的人物有倾吐内心情感的广阔余地，而且还富有叙述性。唱腔的音域异常辽阔，给人以一种粗犷、美好的感受。

徽剧的表演艺术，以朴实、粗犷、重排场、擅武功、生活气息浓郁为特色，古人有“苏州曲子徽州打”之说。它讲究平台与高台武功，身段、亮相的雕塑美，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画面气派等。平台与高台武功在徽剧里最为突出，平台如“独脚单提”、“叉腿单提”、“刀门”、“飞叉”等都十分精彩；至于高台武功，更是异常惊险，一般演员要翻3张桌子，有的要翻7张桌子。身段、亮相，在徽戏里很有雕塑艺术感。徽剧注重集体表演，必要时众歌齐舞，显得气势壮观，场面热烈。在武功、特技方面，除了一般的刀、枪、棍、棒、翻、打、扑、跌，还有“十耍”（耍牙、耍翎、耍法、耍珠、耍盘子、耍扇子、耍髯口等）、“十变”（变脸、变衣等）和“三十二跳”（跳圈、跳火、跳魁星、跳僵尸等）……

徽剧的脸谱也十分丰富，大致可分“正脸”与“草脸”两类，解放初统计有90多个。

据不完全统计，自清乾隆至民国初年，活跃于徽州舞台的徽班即有60个之多。最早的记载是祥麟班、詹关班于乾隆十七年在古徽州婺源的阳春戏台演出。继之清乾隆五十二年，歙县雄村人、曾任户部尚书的曹文植，在家乡组建了华廉家班（后改为庆升班）并赴京演出。之后徽州各地徽班林立，尤以休宁、歙县的徽班最多、最富有盛名，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活动范围最广的是庆升、彩庆（一说采庆）、同庆、阳春4个徽班，被徽州群

众称之为“京外四大徽班”。

徽剧经过一段大繁荣之后，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前后，由于京、沪等地京剧的蓬勃兴起，徽剧渐渐衰落。到解放前夕，徽剧几成绝唱。1951年进行了老艺人普查、登记，当时登记的徽剧老艺人尚有72人。同年5月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徽剧团——休宁群乐徽剧团。1956年，安徽省徽剧团在徽州成立，1958年迁往合肥。1961年休宁群乐徽剧团改为徽州地区徽剧团，后撤销。1978年重新成立了徽州地区京徽剧团。

再看亦萍演京、徽剧


汪亦萍1980年进入黄山市京徽剧团，专攻老旦和青衣。1989年，由她主演或参演的《出猎·回书》、《百花赠剑》和《宇宙锋·装疯》等徽剧折子戏，被中国戏剧研究所和中央电视台录像，摄制成《中国戏曲研究发展史·徽剧》专题资料片，用作研究资料与对外播放，并列入国家艺术档案长期保存。2007年，汪亦萍被选入黄山市徽剧研究中心，成为该中心首批特聘演员、研究员。

看亦萍演京、徽剧，你能够看到她的独具匠心之处：在接受现代京剧《红灯记》李奶奶饰演任务之前，她已有10多年传统京剧的演出实践，一招一式，一唱一白，全都循规蹈矩苛求传统程式化。但现代京剧要求掌握与之适应的崭新程式，这对她是个大考验。在一些名演员的教导下，她知道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水乳交融，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又在创新的过程中继承，尤其要注意“软”向“刚”的转变；同时，她通过光盘、录像等现代手段，向前辈高玉倩学习，尽力做到形似神似，既学到她如何表演，更研究她为什么要这么表演，进而再深思是否有其他更适合自己发挥长处而又有助于人物形象塑造的方式。在“学你爹心红

胆壮志如钢”一段唱腔中，最后一句“心红胆壮志如钢”的“钢”字拖腔很难唱到高文倩那样刚毅、动人的程度，她就反复欣赏原唱，仔细揣摩研究，终于发现了高在这儿已经突破了老旦传统，而借鉴了花脸鼻腔共鸣的演唱方法，大大丰富了老旦演唱艺术，这种“兼收并蓄，为内容服务”的大胆创新的领悟，不但使她很好地攻下了这个难关，而且给予她更多珍贵的启迪，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链接。

看亦萍演京、徽剧，你能够看到她的独具悟性。她说，“有位戏剧大师说过，演员竞争到最后，比的已不只是演技，而是比文化底蕴，比综合素质。这句话是非常有见地的，我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体会。由于我的年纪与李奶奶之间差距很大，要饰演好李奶奶形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神似。为此，我花费很多时间读抗日战争历史书籍，到云岭新四军纪念馆参观，访问老战士，使我能够体悟到《红灯记》的历史背景和主题思想，进而掌握剧中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路线，这样我在处理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中的长达6分钟的大段念白的时候，由于身入其境进而心入其情，演员与角色之间已达到高度的统一与和谐，因此每次都能渐入佳境，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恰到好处”。而在处理《壮别》时，汪亦萍对于“铁梅：拿一酒一去！”的简短念白，又为自己设计了语音双关的潜台词：这“酒”是革命精神的化身，有这碗“酒”给李玉和垫底，鸠山们的什么“酒”就都能对付过去。因此在念白时，她设法在语气中念出这种双关寓意感，传递出力量与嘱咐的信息。同时，为了渲染“壮别”氛围，对于这句“既不能太悲，又不能太扬；既不能太高，又不能太低，必须让最后一排观众都能听得清且能听出其中话中有话的语感”的念白，她大胆借鉴徽剧念白基本功使其“京剧化”，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看亦萍演京、徽剧，你能够听到她的非遗研究结晶。对于



“京剧、徽剧到底有哪些异、同”这一理论性极强的问题，她总结如下总结——京剧与徽剧相同之处：一是唱法相同。徽剧形成时，受昆曲影响很大，在进京前就已采用官话演唱，京剧继承了徽剧唱法；二是伴奏乐器相同。徽胡就是早期京胡，徽胡琴筒比京胡琴筒直径要小一点，要长一点；三是板腔相同。分为皮黄、吹拨等。京剧与徽剧不同的地方：一是皮黄所占比例不同。京剧唱腔，皮黄占70%，而徽剧唱腔，皮黄只占40%；二是唱腔风格不同。徽剧唱腔粗犷，拖腔简单，京剧拖腔悠扬婉转，动作文雅潇洒；三是曲谱不同。同一种声腔，京剧、徽剧的曲谱不一样，京剧在保留徽剧主音外又加长、加花。这样的异、同研究，对于徽剧的传承与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徽剧演到瑞典去

作为徽剧传承人，汪亦萍还利用出访瑞典的机缘，将徽剧演到了瑞典，扩大了中国徽剧艺术的影响力，弘扬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9月，应瑞典瓦拉市政府瓦林市长的盛情邀请，汪亦萍随黄山市徽剧演出团赴瑞典进行了访问演出。9月17日中午抵达瑞典瓦拉市，为了确保演出成功，展示中国形象，汪亦萍克服了倒时差的困难，马不停蹄地与瑞典沃克斯乐团的艺术家们进行了合练，并于当晚在瓦拉市音乐厅进行了首场演出。中国驻瑞典哥德堡市总领事崔惠欣、瑞典瓦拉市政府市长瓦林、黄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新方等中外嘉宾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演出在徽剧《水淹七军·观阵》中拉开了序幕，演员功夫到位，为这场演出赢得了头彩。随后的几天里，汪亦萍他们又相继在瑞典的好几个城市，为瑞典的观众们演出了徽剧传统剧目《百花赠剑》、《王昭君》、《贵妃醉酒》，每次演出结束，观众全场起立鼓掌数分钟，祝贺演出成功。

徽剧传承进校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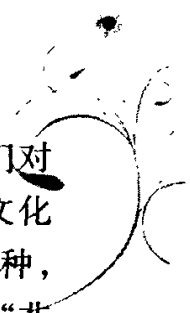
汪亦萍说：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剧一般是由传承人的口传身授而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具有民间的、口传的、乡野的、活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新文化的冲击，电视、网络的普及等原因，人们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一些风俗活动不再举行，与此相关的自编自演的徽剧，也慢慢地淡出人们的生活。特别是随着一些“绝活”老艺人的去世，部分曲艺项目面临断代的危险，徽剧成为一种濒危剧种。因此，对传统徽剧进行抢救、挖掘、保护、传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加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步伐，除了政府和文化部门的抢救性保护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放进学校教育的机制和模式中，以老带新，培养一批新的传人，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徽剧进校园、进社区，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尝试。

作为一个生活、工作在徽剧故乡的传承人，汪亦萍从2008年3月起，就积极参加了黄山市徽剧研究中心组织的“徽剧进校园”



汪亦萍将徽剧艺术送进校园

活动，先后到屯溪柏树小学等学校，举办了多场精彩的讲座，介绍徽剧的起源、发展、特点等，并为同学们现场表演徽剧片段。同学们兴趣盎然，纷纷要求学习一些简单的台步、招式，汪亦萍总是耐心



细致的反复教导，一招一式的认真示范，这不但增强了学生们对徽剧艺术的兴趣，而且丰富了孩子们的历史文化知识和业余文化生活，让学生们初步了解、认识了自己家乡的这一古老的剧种，切身感受到徽州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对传承徽文化、传承“非遗”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徽剧艺术进校园，对于校园文化的建设、对于学生全面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徽剧传承责任重

汪亦萍发现，在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戏剧类以92项的数量位居榜首，这充分说明了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发现，不但极大地增强了她做好徽剧传承工作的责任感、自豪感，而且更警醒了她对徽剧目前所面临的不尽如人意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忧思：演员老化，传承乏人，经费紧张，从业人员越来越少，年轻观众越来越少，徽剧面临着“断种”的危险！面对如此态势，汪亦萍坦承：“我也曾有过迷惘，但很快就走出了困境，因为我想：既然我是那么喜爱京、徽剧艺术，那么我就要珍惜对于一个演员来说重如生命的艺术青春，不能让黄金时间虚度浪费。同时，我更想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京剧是我们的国粹，徽剧是京剧的前身，它们都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热爱京、徽剧艺术因此而被赋予爱国主义的色彩，我们不能让京、徽剧艺术在我们这一代演员手上夭折，我们应该成为承上启下的佼佼者，把京剧、徽剧的传承进行到底。”